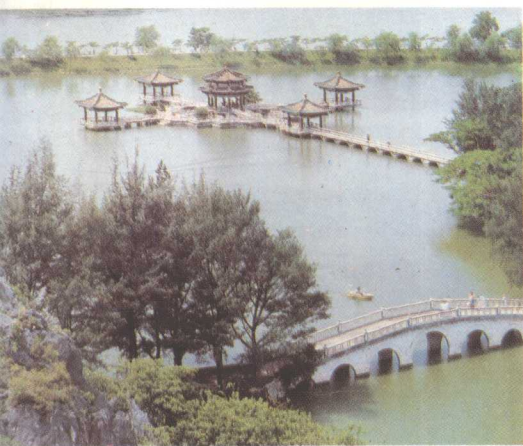


● 中国园林文化

●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

曹明纲·著

人境壶天



生活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生活文化化，文化生活化，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本书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现代读者提供美化生活的借鉴。



中国园林文化



曹畅纲·著

人境壶天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

G03
169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第一辑出版以来，以其雅致而浅切的内涵与精美而淡雅的装帧，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多次在全国性的图书评选中获奖。为从更广泛的层面向社会各界介绍中国古代生活文化现象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我们又组织编选了丛书的第二辑十种，进一步为读者提供美化生活、开拓视野的借鉴。

“高品位、系列化”，依然是第二辑的宗旨，然而相对于第一辑而言，这一辑在为现代人生活提供借鉴的基础上，更关注于一些有趣的大众文化热点：诸如扑朔迷离的梦文化，神奇莫测的特异功能，探源清流的姓氏文化，奥杳广远的天人星象等等，对读者更具有吸引力。作者以清新流畅的文笔，将这些谜一般的深奥内容，化为通俗易懂的篇章，并力图从文化学的角度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因此丛书第二辑，不仅提供了某些实用的参考，更再造了一个个想象的世界，可以玩赏，可以解疑，从而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

第二辑的装帧规格一依第一辑，而在封面、套盒的图案上更别出心裁，精益求精，可以前后配套，可以并列比较。我们相信本辑会像第一辑一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12月



前言

园林历来就是人们亲近自然的重要媒介，对于现代城市的居民来说，它们更是喧嚣尘埃中的一片净土。当你走出坚硬灰暗的水泥壳，穿过嘈杂纷乱的集市，来到一片绿荫下，来到一潭清水边，来到一丛花草间，呼吸一下那里的新鲜空气，听一阵宛转悦耳的鸟鸣，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在拥抱大自然，拥抱那生命应该享受的美好时光。是的，园林所能给予人的，正是这种近在咫尺的与自然的交流和融汇。都市中人如果失去或不懂得它，那么尽管灯红酒绿、居楼坐车，人生也只能是暗淡和乏味的。

中国园林像诗，因为它含蓄；中国园林像画，因为它耐看；但中国园林既不是诗，也不是画，而是由自然和人工巧妙结合的生命体，一年四季都蕴含着勃发的活力。它隐去了西方园林那种无论建筑还是花坛树木造型都留下的明显的人工印迹，也摒弃了日本园林那种一味淡然的“枯山水”，而体现出一种模仿自然、艺术手段又不外露的完美境界。世界上园林的样式和风格很多，但真正能成功地用艺术来完善自然并使人不觉斧痕的，恐怕要首推中国园林了。

古代上至帝王，下至有一定资财的平民百姓，都以园居为时尚。他们在园中听政，射猎，宴饮，听歌观舞，吟诗作画，读书讲学，对弈鸣琴，品茶习武，游戏取乐，著书立说，叠石开池，莳花养鸟，构亭立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蕴涵无比丰富的园林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又转而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养殖等，产生了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中国园林文化是个很大的题目，要以十万字左右的篇幅来加以反映，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好在古代造园家早就在构园时发明了“芥子纳须弥”的手段，或可移来一试，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呢。

本书现由“兴废篇”、“情趣篇”和“品赏篇”三

组共 36 篇文章组成。“兴废篇”主要列述历代园林的兴废史实,其中包括皇家禁苑、文人私园、公共园林及其盛衰的历史原因;“情趣篇”则以表现文人园居生活的种种情趣为主,撷取和汇聚了他们隐居、出仕、被贬、恋爱、养老等与园林有关的喜怒哀乐之情;“品赏篇”集中介绍了园林品赏的一般常识,兼及历代造园技艺的成就。全书旨在向今天的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有关古代园林的知识和信息,注重趣味性,对于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一般只点到为止,避免作深入的探究和系统的阐述。

书名的确定也颇费斟酌:既要体现出园林的内容,又必须避开“园”字。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借用了上海豫园入口处小坊上题的四个字:“人境壶天”。“人境”是说园在人间,并非虚幻;“壶天”则有二层含意:一层是指园景优美,宛如仙境。《拾遗记》有“三壶”之名,说“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另一层是指造园手段,如同《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说的卖药老翁,入其中便能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这二点均能准确形象地反映出中国园林构造的指导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典型特色。缺点在于不够通俗,但一经解释,稍有点文化修养的人还是能从中体会出一些

雅趣的。

任何一种文化积淀久了，都会显露出它们的负面，中国园林文化也不例外。首先，无论古今，要构园必须有地，而地是一般人无法问津的“高档商品”，所以除了郊野自然园林人人可得而赏之之外，大多私园长期以来只是一些王公贵戚、富裕文人的专利，更不用说天子的禁脔皇家园林了。其次，古代园林在完善士大夫人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在客观上为这些人消极避世提供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场所，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另外，越到后来，园林构筑就越呈现出琐碎、拥挤、雕饰和程式化的趋势，这也不利于对园林意境的创新和开拓，犹如舒展自如的古文最后走上了应制八股一路。

有一次笔者在苏州留园内看见一群十岁左右的外国小孩，在夕晖下穿梭、追逐于假山的石洞间，玩得很开心。当时我就想，这些孩子也许初游中国园林，好奇心很强，但玩腻之后，他们是否会留恋起自己国内园林中的大片绿茵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任何艺术手段的施展，都必须凭藉相应的空间，雕琢过甚，结果必然是有伤自然。中国园林尤其是江南小筑，对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来说，那活动的天地恐怕是小了些。

写到这里,不禁又使人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一些城市中本来已少得可怜的绿地仍在被大片侵食,其后果是严重的。园林的不断被挤占或商业化,必然会引起人与自然的日益脱离;而人与自然的联系一旦被隔开,那么健康活力的萎缩和变形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保护绿地、保护园林,应该是人类回归自然、善待生命的题中之义。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就这样说过:“园艺之事也的确是人生乐趣中之最纯洁者。它是人类精神底最大的补养品,若没有它,则房舍官邸都只不过是粗糙的人造品,与自然无关。”(《论园艺》)但愿这本介绍园史逸事、园居情趣、园游品赏的小册子,能引起你对中国园林的兴趣,提高欣赏的品位,从园林品赏中获得精神上的“最大的补养”。

曹明纲

1993年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兴废篇	1
一个遥远的梦	1
皇权的象征	7
游乐胜地	13
聚景壶中	21
辉煌的顶峰	26
走出岩穴蓬户	32
名园如珠(一)	38

名园如珠(二)·····	43
官民同乐的古代“公园”·····	49
荒淫无道有青史·····	55
太奢华过费了·····	62
昆明池的劫灰·····	68
情趣篇 ·····	74
会心处不必在远·····	74
秉节环堵(一)·····	79
秉节环堵(二)·····	85
春风得意马蹄疾·····	90
追求独立的自我·····	95
穷天地万物之理·····	101
失落中的安慰·····	107
园林潇洒可终身·····	113
高叫笠翁数声·····	120
曲水流觞 遗韵千古·····	127
梦萦魂绕·····	132
黍离麦秀不胜悲·····	138
品赏篇 ·····	145
从盆景欣赏谈起·····	145
山容水态能醉人·····	151
山中一部笙簧·····	159
亭台楼阁入画来·····	165
竹韵石趣·····	172

花如解语迎人笑·····	179
人鱼相乐·····	186
四时景不同·····	193
精美的室内天地·····	199
园题留赏(一)·····	207
园题留赏(二)·····	214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220
重建伊甸园(代后记)·····	227



兴 废 篇

一个遥远的梦

人在孩提时期总有许多离奇的梦，人类在初生期也是这样。先民们对无数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感到困惑，于是就设想在尘世之外，存在着一个主宰一切的神仙世界。

在古希腊，这个神仙世界被设想在奥林匹斯山上。那里聚集着众神与世人之父的宙斯以及他分掌一切的神族，他们之间经常彼此争斗，并不时溜下山来捉弄人类。有关宙斯和他的族系的神话，后来成了影响欧洲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也是围绕着西北部的一座高大的山脉展开的，那就是被称为黄帝在人间的行宫的昆仑山。据《山海经》、《淮南子》等书记载，它的外形非常高大，“方八百里，高万仞”；其中不仅有倾宫、旋室等宫殿，县圃、疏圃等苑圃，而且有文玉、玕琪、服常等奇木，开明、螭蛇、凤皇等怪兽珍禽；其下则有“弱水之渊环之”。它是百神经常出没的集居之地，又是“通天”和“长生”必经的境界。相传黄帝本人就是在崆峒山服食了玉膏，并在荆山铸鼎之后，被龙髯携带升天的。黄帝升天后司职雷雨，因相继战胜太皞、炎帝、少昊、颛顼而身登中央天帝之位，成了主宰天地四方至高无上的尊神。这种情况，与宙斯在印欧语中意为“明朗的天宇”十分相像。

高山在东西方古代神话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是先民们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一种原始崇拜的集中反映。而这种崇拜，又成了后来历代帝王一系列祭山活动和对山体的人工模仿的原动力。在古埃及，有形似山岳的金字塔出现，那是古

代“法老”(国王)的葬身之地。在中国，则有被称作台的仿山建筑先后问世。从《左传》、《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来看，已知我国第一座“筑土坚高，能自持”的台，大约诞生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那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第一个帝王夏启的钧台。相传启曾“享神于大陵之上”。“享神”即祭神，通过一系列仪式表明亲承天帝的旨意来君临人间；而“大陵”(高山)，“即钧台也”。

夏启之后，历代帝王即位，无不筑台享神，以示天授人权的权威和神圣。见载于史的，夏有桀的瑶台、容台，商有纣王的鹿台，周有文王的灵台。尽管名称不一，其形制却相沿不变，即累土而上，规模宏大。《新序·刺奢》说纣王“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括地志》记文王灵台在唐初的遗址，仍“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晋人孙楚在赋序中也称东周时韩王的故台“高十五仞，……广基似于山岳”。这类称述，也为现代考古所证实。就目前的发掘来看，先秦时齐国临淄的“桓公台”遗址夯土高14米，南北长86米；邯郸赵王的“藁台”也高13.5米，长288米，宽210米。与埃及石塔为法老的陵墓不同，中国的土台既是帝王拥有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同时又是筑楼建榭以供人主游居的禁地。它在对昆仑仙境的模仿和再造方面，显然更忠实于神话的本身。

在仿造神话仙境的过程中，较累土筑台稍晚出现的是引水为沼。最迟至周文王时，沼这种水体建制已与台的山体建制相辅而生了。《诗·大雅·灵台》所记“王在灵沼，于物鱼跃”即为明证。这种山水共存并依的早期状况虽与昆仑上有醴泉、瑶池，下有弱水有关，但它的确立和进一步发展，却与战国初期形成的另一神话体系——蓬莱三山紧不可分。

蓬莱神话最初流行于齐、燕两地。辽东半岛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使渤海湾中频频生成海市蜃楼的奇特景象。这种古人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于是成了想象和编织新的神话的最好素材，他们幻想在那烟波浩渺的水上耸立着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那里有金玉筑成的巍峨宫阙，里面住着来去无踪的各路神仙，藏有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而它可望而不可及的特点，又使之比起仅为想象中的昆仑仙境来，更增添了几分信实和神秘。所以从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起，就不断有君主派人入海，寻找仙山。

入海求仙的活动到秦皇汉武时达到了高潮。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久，齐人徐市（福）就上书言蓬莱仙岛事，始皇信以为真，立即从民间征选童男童女千名，随徐市出海。几年后，他又亲临碣石等地，先后派燕人卢生、韩终等人入海寻求仙人和不死

之药。武帝原是一个贪恋世情的人，不仅早年有“金屋藏娇”之愿，而且成年后有李夫人之恋，甚至被人称为“不可一时无妇人”。可是在身旁一批女巫和方士的蛊惑下，竟表示如能像黄帝那样，他将“去妻子如脱屣”，斩断世间的一切情缘。他也多次东巡临海，并派大批船队去海上寻访仙山，令人守在海边专门等候消息。

秦皇汉武的这种求仙举动在后人看来尽管荒唐得可以，但正是“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轻举而远游”（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强烈欲望，使他们在现实的建苑活动中，实施了对海上仙山的大规模的仿造。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曾在咸阳城中引渭水修池，池内立蓬莱、瀛洲等山；汉武帝不仅筑“通天台”招徕神仙，而且在上林苑建章宫北的太液池内，仿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仙山，又穿昆明池围绕建章、凤阙、神明等建筑，“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

后人对秦皇汉武派人出海求仙多有讥讽，连清代皇帝弘历也说过“那似刘家帝，空劳海上舟”（《御制万安和九咏》之六）的话，但是在苑内营造水中仙山的做法，却一直被沿续了下来。南朝宋文帝曾打算在建康（今南京）玄武湖内立蓬莱三山，后被何尚之固谏而止。北魏洛阳华林园中有大海，宣武帝令人在其中作蓬莱山，上建仙人馆。